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2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张晨,卢江.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关键举措[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64-74.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2.



Citation Format: ZHANG Chen, LU Jia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ternal logic and key measures[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3):64-74.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jg. 2025. 03. 002.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关键举措

张 晨¹,卢 江²

(1.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2.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激荡的大背景下,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为此提供了科学标准和重要方向。准确理解“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大要求的前提是厘清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当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前提,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使生产要素的内容进一步扩展,除了资金、劳动、技术等旧生产要素外,还包括信息、数据、能源等新生产要素。从生产要素视角来看,生产优势的评判标准正在从单一的要素投入数量转向数量与质量并举。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以能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作为评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败的根本标准,以新质生产力特征要求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要充分发挥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必须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快实施科技重大项目,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培育未来产业;二是要建立起有利于颠覆式创新发生的体制机制,为颠覆式创新提供更多场景需求;三是不忽视传统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四是要规范和优化产业竞争环境;五是要调整优化产业体系内部关系,形成一个驱动创新机制顺畅和更加均衡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六是要提升国家的产业治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升产业政策有效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基础、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3&ZD070)

作者简介:张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卢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 lujianggood@163.com。

关键词: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颠覆性创新;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064-11

引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准确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以什么标准指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迫切难题,也是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自身的关键所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标准和重要方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系统阐明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1]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发展的完整体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为新时代产业体系建设明确了标准,指明了道路。因此,准确全面地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系至关重要。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研究成果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现阶段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关键就在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3],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4],有助于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形成竞争新优势,有助于积蓄发展新动能^[5]。二是分析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新质生产力从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三个层面推动产业现代化^[6],通过技术赋能、组织重塑、要素提升、补链强链和筑基强基等,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建设产生驱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7]。三是从实践情况研究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赋能。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融入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高度契合的产业结构、组织形式和生态系统^[8],发挥智能制造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9],厘清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10]、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11]等。此外,也有文献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关注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12],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13],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必要支撑的高质量劳动者视角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14]。

总体上看,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新质生产力赋能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要作用的维度展开,体现了生产力第一性的基本原理,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反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界定二者的范畴和本质联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比如,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建设路径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如何学理化地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建设要求?这些都尚付阙如。为此,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建一个解析生产力和产业体系关系的理论框架,阐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产业体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研究“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要弄清楚生产力和产业体系的关系,对此既要有正向思维——即从生产力的内涵分析其为什么能够赋能产业体系建设,同时也要有逆向思维——即从产业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建设为什么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以及怎样推动生产力发展。

(一)产业体系的内涵

产业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的产业部门、主导力量、要素条件等构成的有机系统。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各产业之间基于特定的经济技术关系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它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到产品销售、服务提供等各个环节,包括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详尽分析了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基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业体系。比如,关于机器与大工业的研究,《资本论》论述了机器和大工业对资本主义产业体系的重构——机器和工厂制度不仅席卷了整个制造业,使原有手工工场和家庭作坊不得不逐渐退出市场,而且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业,使其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关于竞争的研究,《资本论》指出了资本主义产业内竞争以技术进步从而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展开,产业间竞争以资本流动从而追逐利润率而展开。关于再生产的研究,《资本论》阐明了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即两大部类生产之间和部类内部各产业比例平衡。关于不同资本部门关系的研究,《资本论》揭示了生产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基础,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流通领域和信用领域的资本形式是由生产资本派生而来的,不同资本部门相互依存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

沿着《资本论》的思路,我们认为产业体系的内涵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产业内部关系,即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等;二是产业间的关系,即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配置状态和相互作用,如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集群等;三是国家与产业的关系,即国家对产业的治理,如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产业布局等。我们可以从产业内企业关系、产业间部门间关系、国家与产业关系这三个维度,更深刻地把握认识产业体系这一概念,进而分析如何通过构建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二)产业体系属于生产方式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和辩证统一体,既反映生产力的技术物质基础,又体现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而生产方式则是两者结合的动态表现^[15]。有研究指出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体。特定的劳动方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制约,具有显著的社会历史特征^[16]。生产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与生产资料结合产生的技术组织形式,体现为企业内部的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为企业间、产业间、部门间的有机联系。据此,产业体系属于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范畴。

据此,我们认为产业体系应当界定为生产方式范畴,是生产方式的具体体现,处于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中介和交接点的位置,既是生产力应用所形成的生产的组织方式和产业载体,又是进一步形成生产关系范畴的基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中发挥桥梁作用。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体系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直接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包含了生产关系的因素,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制约。产业体系作为生产方式的核心环节,连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在两者的互动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一方面,在特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产业体系通过资源配置和整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体系又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构成了广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产业体系不仅包含生产力因素,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特征,二者在产业体系中得到了有机结合。

(三)产业体系对生产力具有积极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而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这一组关系中,同样存在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如何反作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工场手工业产业体系的建立,为追求更高更新的劳动生产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更大的需求,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起来并深刻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如,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由工具机所建立起的手工工厂的产业体系对作为动力设备的蒸汽机产生了巨大需求,推动了蒸汽机的不断改进。随着纺织机与蒸汽机的结合,催生了新的纺织部门产业体系形成,由于纺织业的带动,随之引发了机器制造、钢铁冶炼、化工印染、煤炭、铁路运输等其他产业部门的新变革,从而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17]后来,工业史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断:蒸汽机的持续改良,源于当时英国采煤业迅猛发展的需求。采煤业的繁荣为蒸汽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场景,而蒸汽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又为采煤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8]。这是产业体系发挥反作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经典例证。

因此,在认识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问题上,不仅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赋能和推动作用,更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互依存、共同演进的。新质生产力为产业体系提供创新动力,而产业体系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与验证提供平台,两者在发展中形成动态循环,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路风对中国自主创新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路风提出了一个“产品开发平台”的概念模型,证明了产品(和工艺)开发不仅是创新的中心环节,而且是技术能力成长的关键机制^[19]。他认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和应用的“通道”,使得技术进步能够在不同产业间产生协同效应,正因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良好基础,才得以率先产生新工业——消费级无人机和新能源汽车就是两个有力的证明^[20]。所以,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来说,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更为重要。一方面,我国新质生产力虽然在实践中有所形成并展示出对产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但总体上还处于培育和加速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产业体系是生产力的载体,如果没有先进的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个原则

在分析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时,不仅要认识到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还要更加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只有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使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产生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土壤、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平台、承载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一)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这是由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决定的。从内部环境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新质生产力”理论时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1]。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要以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产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和解决深层次矛盾,必须摆脱传统经济增长路径,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变革、提升生产力水平、拓展生产力空间。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呈现,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成为生产力跃升的机遇窗口。在此背景下,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巨大机遇,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新赛道、打造新优势。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兴起。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地缘政治不稳、局部冲突频发。全球范围内围绕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竞争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加迫切。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断点,疏通堵点卡点,确保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持续运转,打造我国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提升中国产业新的国际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必须具备“先进性”的特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还必须具备“完整性”“安全性”的特点——只有建造出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把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二)能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评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败的根本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将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位于首位,被明确确立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准,并原创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标准重大意义的认识。他指出,“我提出新质生

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13]。同时,优质、高效、协调、创新的产业体系对生产力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与否的直接标准和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力标准,即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体系建设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实践路径作出了系统阐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要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这些重要论述,深化和发展了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认识,阐明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12]。

(三)以新质生产力特征要求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这一科学界定不仅精准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建设方向。第一,新质生产力是智能化的生产力。当前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心主题是“智能化”。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他认为,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正在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22]。美国学者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则提出,当前人类已经进入“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他们认为第一次机器革命代表的是人类肌肉力量的延伸,而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人类智能的延伸,其核心在于数字技术,以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点^[23]。当前,随着诸如CHAT-GPT等通用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智能化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中心主题似乎已经从初见端倪变得更加清晰,而其所造就的生产力新质态必定是智能化的先进生产力。因此,智能化也必须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方向。第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生态环境压力和人民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也是因为,绿色发展本身就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产业前景。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必须以绿色化作为基本特征,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环保产业,同时促进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成为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化的生产力。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24]。因此,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的形态,它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生产方式改变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发展速度

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经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重构市场竞争的关键。新质生产力具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化发展的特征。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须以融合化为重要方向,实现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全面提升。

三、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前述指出,要充分发挥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必须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从产业体系的三个层次内涵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出发,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做强做优做大高科实体经济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只有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内生的动力。一方面,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能够为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撑,提供产业载体和平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产业链协同效应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产业链的升级优化将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应用场景和不竭需求,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稳定支撑和持续动力。新质生产力说到底是科学技术与产业结合的产物,不可能独立于产业链,离开产业链,新质生产力将成空中楼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1]。

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快实施科技重大项目,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培育未来产业。要密切关注前沿技术发展动态,用硬科技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前瞻性技术创新发展未来产业,面向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重点方向,加速推进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蓄力。通过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链的高端化、完整化、自主化,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产业,以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二是要建立起有利于颠覆性创新发生的体制机制,为颠覆性创新提供更多场景需求,通过颠覆性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关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往往是由市场需求引致的,颠覆性创新能否成功,应用场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具有较大规模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成功实现产业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25]。三是不能忽视传统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构成的基本盘,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要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面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需求,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四是要规范和优化产业竞争环境。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内卷式”竞争通常表现为价格战、压缩必要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微薄、无力投入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受到抑制,甚至使落后产能驱逐先进产能。“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不仅影响企业、行业发展,更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尽快进行综合整治,建立良性竞争格局和健康市场生态,真正激发创新活力和效率提升,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二)调整优化产业体系内部关系,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产业部门的拼盘式组合,而是各产业、各部门间有机联系的复杂生态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之间、产业门类之间、产业上下游环节之间

以及产业各部门间形成互补互促、协调耦合的格局,更好发挥协同效益,构建一个创新驱动机制顺畅和更加均衡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例如,产业体系中不仅有生产性部门,还有服务性部门,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将生产性部门和服务性部门对立起来,而是要统筹协调二者功能,发挥好服务性部门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要从产业部门间有序链接、协同耦合的维度,建设更为合理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看。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服务部门,主要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物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和商务服务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等。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等高端部分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生产性服务业中直接支持新质生产力、先进制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不仅为制造业注入了高附加值要素,还加速了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方向转型。比如作为科技行业的领军企业,华为利用其在智能化和数字化领域的技术优势,为赛力斯提供从智能驾驶系统到车联网平台的全面技术支持,这种深度合作不仅帮助赛力斯提升了汽车产品的智能化水平,还显著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使其能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快速崛起。华为通过赋能赛力斯的实践表明,技术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打破传统制造业的增长瓶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新,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提供了重要路径,凸显了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整体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因此,大力生产性服务业,使其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培育、发展、运用的重要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方面。

从风险资本和科创类资本市场制度对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看。风险资本的资本特性是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追求高回报,风险资本能够为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科技初创企业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风险投资者还通过管理指导、战略建议以及行业资源整合,提高企业技术研发与商业化的效率。风险资本的介入还能够加速技术扩散与市场化进程。比如,美国成熟和发达的风险资本行业为其科技创新创造了良好条件,其拥有大量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如红杉资本等,每年风险资本投资总额占全球50%以上。又如,纳斯达克是以支持创新、高成长性企业著称的资本市场,作为全球科技企业的摇篮,纳斯达克汇聚了众多通过风险资本支持成长起来的科技巨头,如苹果、微软和谷歌等。这些公司在早期发展阶段得到了风险资本的资金注入,不仅解决了高风险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还获得了来自投资机构的战略指导和行业资源支持。谷歌在其创业初期,通过风险资本的注资和商业化建议,迅速将其搜索技术推向市场,并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纳斯达克市场灵活的上市机制和对高成长企业的支持,进一步为风险资本提供了明确的退出渠道,激励资本流向更多创新领域。当然,风险资本可能因追求快速回报而忽视长期研发投入,甚至在特定领域引发市场泡沫,甚至引发金融风险。纳斯达克市场也曾在21世纪初制造了互联网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因此,构建良好的金融产业体系,能够为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应用提供巨大支持。因此,一方面,要构建起一套金融促进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体系,充分发挥风险资本、长期耐心资本等各类资本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避免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和实体产业发展的侵蚀效应,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三)提高国家的产业治理能力,增强产业政策有效性

产业治理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为通过各类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升级、协调产业结构等。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了我国在国家产业治理上具备更大的制度优势。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所有制制度,是国家产业治理能力的基础,国有企业作为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能够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有效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产业政策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我国产业政策实施主体的政府具备更强的产业治理能力和更丰富的产业政策工具,从而保证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而与我国相比,西方国家政府受其制度、意识形态和政府能力限制,无法有效地推行产业治理。因此,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高国家的产业治理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完整性、安全性的重要节点。“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必须强化和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坚持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构建由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科研院所、高校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

二是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功能作用,促进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产业政策是国家产业治理的核心手段,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证明,产业政策对推动产业进步和产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国家工业化特别是特定的赶超阶段,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产业政策,是驾驭市场、快速实现赶超的重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新产业”以及服务于新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部门的产业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新兴产业进入门槛,解决在新产业发展初期面临的“协作失灵”问题,促进新产业形成。我国在实施产业政策方面具有巨大制度优势,除了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一般性政策手段之外,还能够通过国家发展规划、项目审批、窗口指导等方式实现。加之具有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有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实,使我国的产业政策执行更有力有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应当坚持我国在产业政策上的优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着力解决创新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新产业的培育问题、产业发展的激励问题、产业竞争格局塑造问题,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沃土。

三是通过深化产业治理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基础研究领域,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前沿和重大技术创新面临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动员、组织和协调全社会力量方面的优势;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方面,需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机制。国有企业通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积累,在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方面具备一定优势。民营企业则更具灵活性和市场敏感度,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敏锐捕捉市场机遇,在技术应用和产品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机制,既发挥国有企业制度、资金、技术、规模等优势,又

要破除妨碍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障碍,支持民营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盟和创新联合体,营造公平竞争、容错宽松、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以推动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领域的改革,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结语

准确理解“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大要求的前提是厘清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要认识到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更要充分认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科技重大项目的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颠覆性创新及新产业新业态的突破性进展,一个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满足“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必将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01).
- [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N]. 人民日报, 2024-12-13(01).
- [3] 洪银兴. 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7-9.
- [4] 谢地, 张巧玲, 贺城.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人文杂志, 2024(12): 1-12.
- [5]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6): 137-148.
- [6] 洪银兴. 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N]. 学习时报, 2024-12-25(01).
- [7] 郭朝先, 陈小艳, 彭莉. 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11.
- [8] 陈梦根, 张可. 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 改革, 2024(6): 58-69.
- [9] 王文泽. 以智能制造作为新质生产力支撑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J]. 当代经济研究, 2024(2): 105-115.
- [10] 周密, 郭佳宏, 王威华. 新质生产力导向下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J]. 管理世界, 2024(7): 1-25.
- [11] 杜传忠, 张榕, 刘书形. 人工智能全面赋能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与路径探析[J]. 经济纵横, 2024(11): 36-45.
- [12] 张宇.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N]. 光明日报, 2024-10-08(11).
- [13] 吴珂.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N]. 中国经济时报, 2024-05-14(A03).
- [14] 李政, 崔慧永.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新质生产力:内涵、形成条件与有效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29-144.
- [15] 吴易风. 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J]. 中国社会科学, 1997(2): 52-65.
- [16] 高峰. 论“生产方式”[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2(2): 3-38.
- [17]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 [18] 张皓. 科技史笔记:蒸汽动力[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22.
- [19] 路风. 论产品开发平台[J]. 管理世界, 2018(8): 106-129, 192.
- [20] 路风, 王晨, 何鹏宇, 等. 重振增长的关键:解绑中国工业体系身上的枷锁[EB/OL]. [2025-02-13]. 观察者网, https://www.guancha.cn/lufeng2/2024_03_18_728743_s.shtml.
- [21]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J]. 求是, 2024(11).
- [22] 克劳斯·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 [23]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安德鲁·麦卡菲. 第二次机器革命[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

- [24]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求是, 2022(2).
- [25] 方晓霞, 李晓华. 颠覆性创新、场景驱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J]. 改革, 2024(4):31-40.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ternal logic and key measures

ZHANG Chen¹, LU Jiang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rand backdrop of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in a century and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rtwining and interacting, how to build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has become a crucial task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provides scientific criteria and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is endeav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t requirement of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construct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necessitates clarifying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As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erge through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depth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The four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expanded production factors beyond traditional elements like capital, labor, and technology to include new elements such as information, data, and e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production advantages are shifting from singular quantitative input to a dual emphasis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production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actively promo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tak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take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ultimate criterion for evaluating the success of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guide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driving role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in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fforts must focus on: 1) Accelerating major scientific projects,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proactively cultivating future industries; 2) Creat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conducive to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providing diverse scenarios for its application; 3) Recognizing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4) Standardizing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environments; 5) Adjusting internal industrial relationships to form an innovation-driven, balanced, and efficient modernized system; 6) Enhancing national industr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leverag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isruptive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责任编辑 傅旭东)